

快乐的死

LA MORT HEUREUSE

Albert Camus

〔法〕阿尔贝·加缪 著

梁若瑜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快乐的死/(法)加缪著;梁若瑜译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5.12
ISBN 978-7-5321-5980-2

I. ①快… II. ①加…②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5214 号

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-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,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、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09-2014-991 号

责任编辑:胡艳秋

封面设计:王志伟

快乐的死

(法)阿尔贝·加缪 著 梁若瑜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4.75 插页 2 字数 80,000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980-2/I·4772 定价: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53522239

目 录

第一部 自然的死 1

第二部 有意识的死 57

第一部

自然的死

第一章

上午十点，帕特里斯·梅尔索稳步走向萨格勒斯的别墅。这个时间，看护出门买菜，家中无旁人。时值四月，是个明亮而冷冽的美丽春天早晨，晴朗而冰冷的天空，挂着灿烂但毫无暖意的大太阳。别墅附近，山丘上林立的松树之间，清静的光芒顺着树干流泄而下。沿路空无一人。这条路是缓上坡。梅尔索手里提着行李箱，于世间壮丽的这一天踏在冰冷的道路上，在短促的脚步声以及行李箱把手规律的嘎吱声中，他前进着。

快到别墅之前，这条路通达一个设有长椅和绿地的小广场。灰色的芦荟间掺杂着提早开花的红色天竺葵，蔚蓝的天空和涂了白色灰泥的篱笆墙，这一切如此新鲜又动人，梅尔索忍不住驻足

了一会儿，才再踏上通往萨格勒斯别墅的下坡小路。到了门口，他停在原地，戴上手套。他打开那残疾人向来刻意开着的门，然后顺势将门关上。他步入长廊，来到左侧第三道门前，敲门进去。萨格勒斯就在里面，两条残腿上盖着一条格子毯。他人在壁炉旁，就坐在沙发上，亦即梅尔索两天前坐的那个位子。萨格勒斯正在阅读，书本放在毯子上。他瞪大了双眼，直盯着现在站在关上了门的门口的梅尔索，眼中丝毫不见惊讶之意。窗帘是拉开的，地上、家具上，以及物品之间，洒落着几摊阳光。窗外，早晨在金黄而冷冽的大地上欢笑着。一股冰冷的喜悦、群鸟不安的嗓子所发出的尖锐叫声，以及丰沛满溢的无情光芒，使早晨显得天真无辜而真实。梅尔索站在那里，房间内的闷热直扑他的喉咙和双耳。尽管气温变暖了，萨格勒斯仍让壁炉燃烧着熊熊烈火。梅尔索感到血液冲上太阳穴，在耳垂怦怦跳着。对方依然不发一语，只以目光注视他的一举一动。梅尔索走向壁炉另一侧的矮柜，不顾那残疾人，径自把行李箱放在桌上。他感觉脚踝隐隐颤抖着。他停下脚步，点了根烟。因为戴着手套，点起烟来不由得有些笨拙。背后传来模糊的声响。他嘴里叼着烟，转过身来。萨格勒斯依然盯着他，但刚把书合上。梅尔索感觉到炉火几近灼痛地烤着他的膝盖。他看了看那本书的书名——巴尔塔沙·葛拉西安所著的

《智慧书》。他低头毫不犹豫地把矮柜打开。黑色手枪熠熠发亮，宛如一只优雅猫镇着萨格勒斯的那封白色的信。梅尔索左手拿起信，右手拿起枪。犹豫了片刻后，他把枪夹到左腋下，把信拆开。里头仅只一张大张的信纸，纸上寥寥几行萨格勒斯偌大刚硬的字迹：

我只不过是灭除了半个人而已。还请见谅。小矮柜里的，用来偿付服务我至今的人员，应绰绰有余。此外，我并希望该笔款项能用于改善死囚的伙食。但我亦深知此乃奢求。

梅尔索一脸肃然，把信纸折好。此时，香烟的烟熏痛了他的眼睛，些许烟灰掉落在信封上。他把信抖了抖，放到桌上显眼的地方，随即转向萨格勒斯。萨格勒斯现在凝视着信封，他短而粗壮的双手搁在书本旁。梅尔索低头转动矮柜里小保险箱的钥匙，从里面取出一捆捆纸钞。纸钞用报纸包裹着，只看得见纸钞的末端。他一手夹着枪，单手将钞票一一放入行李箱。柜里百张一捆的纸钞不到二十捆，梅尔索发现自己带来的箱子太大了。他在柜里留下一捆一百张的纸钞。盖上行李箱后，他把抽了一半的烟扔入炉火，然后右手握着枪，走向那残疾人。

萨格勒斯现在望着窗外。可以听到一辆汽车缓缓从门前经过，发出轻微的磨合声。萨格勒斯一动也不动，似乎正尽情端详着这个四月早晨与人无涉的美感。感觉到枪口抵着自己的右太阳穴时，他并未移开目光。梅尔索望着他，发现他眼里满是泪水。梅尔索闭上了双眼。他后退了一步，然后开枪。他依然紧闭着双眼，靠墙站了一会儿，感觉到耳朵处的血液仍怦怦跳着。他看了看。那颗头倒向左肩，身躯几乎未歪斜，只是萨格勒斯已不复见，只看到一个巨大伤口上鼓胀的脑浆、颅骨和鲜血。梅尔索开始打哆嗦。他绕到沙发的另一侧，匆忙拿起萨格勒斯的右手，让它握住手枪，把它举到太阳穴的高度，再任它垂落。枪掉到沙发的扶手上，再掉到萨格勒斯的腿上。在这过程中，梅尔索看了看萨格勒斯的嘴巴和下巴，萨格勒斯的表情就和他刚才望着窗外时一样地严肃而悲伤。这时，门外响起一声尖锐的喇叭声。这不真实的召唤又回荡了一次。梅尔索依然低头望向沙发，不为所动。一阵汽车车轮转动声，意味着肉贩离去了。梅尔索拎起行李箱，把门打开，金属门栓被一束阳光照得闪闪发亮。他旋即头昏脑涨口干舌燥地走出房间。他打开大门，大步离开。四下无人，仅小广场角落有一群孩童。他逐渐远离。抵达广场时，他顿时意识到气温的寒冷，身体在薄西装外套下瑟瑟发抖。他打了两次喷嚏，小山谷

里回荡起嘲笑般的清晰回音，在清澈的天空中愈送愈高。他脚步有些踉跄，暂时驻足，用力呼吸。从蓝色的天际降下千千万万个白色小微笑。它们嬉戏在仍满是雨水的叶子上、巷弄里濡湿的石板上，飞向鲜红色屋瓦的房舍，再拍翅向上，飞向它们刚刚才从中满溢出来的空气和阳光之湖。在那上方飞行着一架极小的飞机，传来一阵轻柔的隆隆声。在空气如此奔放而天空如此富饶之下，似乎人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活着且活得快乐。梅尔索内心的一切静止了。第三个喷嚏撼醒了他，他感觉自己似乎因发烧而战栗着。于是在行李箱的嘎吱声和脚步声里，他未环顾四周便逃跑了。回到家里，他把行李箱丢在角落，旋即躺到床上，睡到下午三四点。

第二章

夏天让港口尽是喧哗和阳光。时间是十一点半。太阳仿佛从中央剖开来，以极其沉重的暑气压迫着码头堤道。阿尔及尔商会的货棚前，一艘艘黑色船身、红色烟囱的货轮正把一袋袋麦子装上船。细微尘埃的芬芳，融入炽热太阳孵烤出来的柏油的厚重气味的中。在一艘散发着油漆和茴香酒清香的小船前，一些人正喝着酒，几名穿着红色紧身衣的阿拉伯杂耍艺人，在发烫的石板地上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翻转身体，阳光也在一旁的海面上跳跃着。扛着货袋的码头工人未理会他们，径自踏上从码头跨向货轮甲板的两块富有弹性的长条木板。到了上方，工人身后的背景顿时只剩下天空和海湾。他们身处在数座卷扬机和船桅之间，停

下来片刻，心旷神怡地面向天际，两眼炯炯有神，脸上覆盖着一层白色的厚厚的汗水与尘土，然后才不假思索地潜入弥漫着沸热鲜血气味的底舱。在酷热的空气里，一阵阵尖锐的鸣笛声不绝于耳。

长条木板上，工人忽然停下脚步，乱成一团。他们中的一人跌落到厚木板之间，幸好厚木板排列很密，托住了他。但他的手臂折到了背后，被那袋很重的货物压断了。他痛苦地哀嚎着。这时，帕特里斯·梅尔索从办公室出来了。一到门口，酷暑便令他窒息。他吸入了满口的柏油热气，喉咙像被刮了一般，然后走到码头工人那头。他们已将伤者抬出来，他倒卧在木板和尘土之间，嘴唇因痛楚而发白，手肘上方断了的手臂就这么垂着。一截碎骨从皮肉中穿出，可怕的伤口淌着血。鲜血沿着手臂回旋流下，一滴一滴落在发烫的石板上，发出微小的滋滋声，轻烟自滴落处缓缓升起。梅尔索静静不动地望着鲜血，忽然有人拉他的手臂。是埃曼纽，那个“跑腿的小伙子”。他向梅尔索指了指一辆正朝他们开来、引擎发出轰隆巨响的卡车。“走吧？”梅尔索开始奔跑。卡车从他们面前经过。他们立即追上去，很快被淹没在噪音和飞扬的尘土中，气喘吁吁，视线不清，心神的清楚程度只够感觉到在卷扬机和其他机具的狂乱节奏中，自己被狂

奔的冲劲带动着，伴随着的还有海平线上船桅的舞动，以及他们经过的有着麻风病皮肤般船身的船的摇晃。梅尔索对自己的体力和弹跳力很有自信，他率先施力，一跃而上；他协助埃曼纽跃上车斗。两人坐下来，垂着双腿。于是在白蒙蒙的尘土、从天降下的光亮暑气、艳阳，和由满是船桅和黑色起重机的港口所构成的巨大神奇场景中，卡车急速远离。行经高低不平的堤道路面时，梅尔索和埃曼纽的身体颠簸不已，他们笑得土气不接下气，一切都让他们感到迷炫。

抵达贝尔库后，梅尔索和埃曼纽下了车。埃曼纽唱着歌，声音又大又走音。“你知道的，”他对梅尔索说，“是自然而然从胸口涌出来的。我高兴时会这样，去玩水时也会这样。”的确如此。埃曼纽总是一面游泳一面唱歌，歌声因水压而变得低沉，在海上是听不到的，但和他短而健壮的手臂动作节奏一致。他们取径里昂街。梅尔索昂首阔步。他身材高大，摆动着宽而厚实的肩膀。他跨步登上人行道的姿态，和优雅地扭腰避开挡住了他的人群的模样，可以使人感觉得出这个躯体特别年轻且有活力，能够带领它的主人体验最极致的肢体享受。休息时，他像刻意展现身体柔软度似的，全身只倚放于单侧臀部，像个透过运动已然明了自己身体风格的人一样。

他的双眼在略显突起的眉框下闪烁着，一面和埃曼纽聊着，圆滑而灵活的嘴唇噘了起来。他下意识地拉了拉领口，让脖子透透气。他们走进惯常去的餐馆。他们坐下来，默默用餐。晒不到太阳的室内凉爽许多。有苍蝇声、盘子碰撞声，以及交谈声。老板谢雷思特朝他们走过来。他身材高大，留着八字胡。他撩起围裙抓了抓肚子，再任围裙垂落。“还好吗？”埃曼纽问。“和老人一样。”他们寒暄闲聊。谢雷思特和埃曼纽交换了几声惊叹的词语，互相拍了拍肩膀。“其实老人呀，”谢雷思特说，“他们有点蠢。他们说五十岁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，但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五十几岁了。我呀，有个朋友，他只要能和儿子在一起就很快乐。他们一起出去玩，到处找乐子。他们也去赌场，我朋友说：‘干吗要我和一群老人出去？他们每天尽说自己吃了泻药，或说肝在痛。我还不如跟儿子出去。有时他去泡妞，我便假装没看见，自己去搭电车。再见，多谢了，我玩得很开心。’”埃曼纽笑了。“当然，”谢雷思特又说，“他不是什么显赫人物，但我挺喜欢他。”接着他又对梅尔索说：“我宁可这样，也不喜欢我以前的一个朋友那样。他成功了以后，跟我说话头总抬得老高，相当做作。现在他没那么傲气了，他什么都没了。”

“活该。”梅尔索说。

“咳，做人也别太苛刻了。他及时把握住好机会，那样是对的。他弄到了九十万法郎哪……唉！如果是我多好！”

“你会怎么做？”埃曼纽问。

“我会买一栋小木屋，在肚脐上涂一点胶水，再插一面旗子。这样我就能等着看风从哪边吹来。”

梅尔索安安静静地吃着。后来埃曼纽向老板聊起他在法国马恩省打过的那场战役。

“我们这些佐阿夫^[1]呀，被编入轻步兵营……”

“你烦死人了。”梅尔索冷淡地说。

“指挥官说：‘冲呀！’我们就走下去了，那里像壕沟，只有一些树。他们叫我们把枪上膛，但眼前一个人也没有。我们就这样往前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忽然间一堆机关枪朝我们乱扫，所有人统统倒地，跌叠在一起。死伤的人好多好多，壕沟里血流成河，都能划小船了。有些人大喊：‘妈！’太凄惨了。”

梅尔索站起来，把餐巾打了个结。老板去厨房门后面记下他的餐点。门是老板的账本。有异议时，他就把门整片拆下来，把账目扛出来。老板的儿子贺奈，在角落吃着水煮蛋。“可怜的家

[1] 佐阿夫 (zouave)，法国军队中的轻步兵，一八三一年于阿尔及利亚成军，成员原为阿尔及利亚人，后全改为法国人。

伙，”埃曼纽说，“他的胸口有毛病。”的确如此。贺奈通常沉默又严肃。他并不太瘦，眼神很明亮。此时，一位客人正向他解释说肺结核“只要愿意花时间仔细治疗，是可以痊愈的”。他频频点头，一面吃一面凝重地应着。梅尔索走到吧台坐在他旁边，点了杯咖啡。那客人继续说：“你认不认识尚·佩雷兹？就是瓦斯公司的那个。他死了。他只是肺有毛病，但他坚持出院回家。家里有老婆，而他当老婆是匹马。生病害他变成那样。你知道，他总是在他老婆身上。她不愿意，但他凶得很。结果每天都来个两回，生病的人就这么没命了。”贺奈嘴里含着一块面包，不禁停止咀嚼，愣望着对方。“是呀，”他终于说，“坏事来得快，但去得慢。”梅尔索在满布雾气的大咖啡壶上用手指写着自己的名字。他眨了眨眼睛。从这个静默寡言的肺结核病人，到满腔歌声的埃曼纽，梅尔索的生活每天在咖啡味和柏油味之间来回摆荡，与他自身很疏离，他漠不关心，也远离了他陌生的心和真相。相同的事情，在其他情况下本该深深吸引他，现在他却不想再谈论，因为他正亲身体验着它们，直到他回到房间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和谨慎，去灭熄在自己内心燃烧的生命之火。

“梅尔索，你比较有素养，你倒是说说。”老板说。

“够了，改天再说。”梅尔索说。